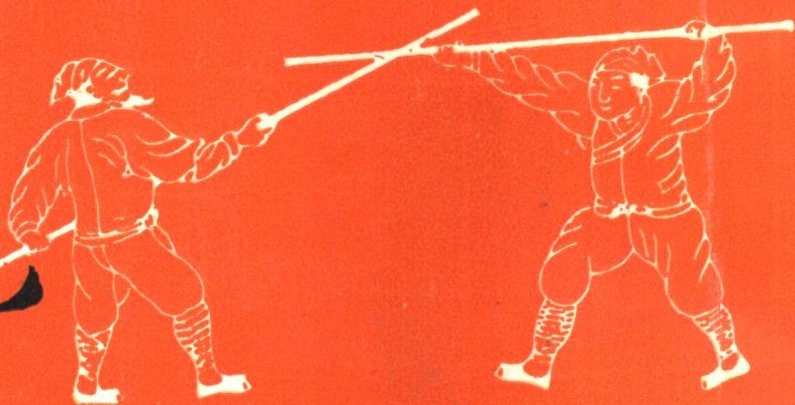


紀
效
新
書

戚繼光著



Ji Xiao Xin Shu

Ji Xiao Xin Shu



〔明〕戚繼光 著

盛冬鈴 點校

紀效新書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紀效新書 / (明)戚繼光著; 盛冬鈴點校. —北京: 中華書局, 1996.11

ISBN 7-101-01230-2

I. 紀…

II. ①戚… ②盛…

III. ①軍事-著作-中國-明代 ②戚繼光-軍事-著作

IV. E892.48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9¹/₄印張·157千字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3000冊 定價 13.00元

點校前言

紀效新書是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的一部軍事學術著作。

明代的倭寇之患，曾使東南各省深受其害。所謂倭寇，是指十四至十六世紀由日本武士、浪人糾合而成的海盜集團。從明初開始，倭寇就窺伺我國沿海地區，往往假借人貢、貿易為名，伺機走私、搶劫。正統、弘治以後，由於明皇朝軍備窳敗，海防空虛，倭寇的人侵越來越頻繁，嘉靖年間達到極其猖獗的程度。他們勾結沿海地區的土豪、奸商、大小匪盜，互相利用，壯大聲勢，佔據島嶼作為巢穴，圍攻城鎮，蹂躪鄉村，燒殺淫掠，無惡不作，嚴重破壞了南直隸（今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廣東、山東等地的生產，給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極大的損失。爲了抗禦倭寇，東南地區人民曾作了英勇的鬥爭，明皇朝也曾調集軍隊前往作戰，但因爲士兵素質較差，紀律鬆弛，將領戰術呆板，指揮失誤。雖然以衆擊寡，却敗多勝少。後經反覆較量，血戰多年，在人民羣衆的支持下，譚綸、戚繼光、俞大猷等統率的明軍才扭轉局勢，接連取得多次大捷，其中戚繼光戰功最爲顯赫。到嘉靖末隆慶初，入侵的倭寇基本肅清，日本海盜視中國爲畏途，再不敢糾衆來犯，抗倭鬥爭勝利結束。

戚繼光（一五二八——一五八七）字元敬，號南塘，孟諸，山東登州衛（今蓬萊縣）人。出身將門，自其

五世祖戚斌以下，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父親戚景通官至副將。戚繼光於嘉靖二十三年（一五四四）承襲世職，開始了他的軍事生涯。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他被調任浙江都司僉事。次年，以參將分守受到倭寇瘋狂侵擾的寧波、紹興、台州三府，並在龍山所（在今浙江定海境）之戰中嶄露頭角。戚繼光看到當時浙江主客各軍從編制、給養到訓練、紀律都存在着嚴重的問題，種種腐敗現象大大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因而一再向上級提議在剿倭作戰的同時，招募編練一支新軍，「殺賊、練兵，可以並行不悖」（任臨清請創立兵營公移）。他指揮的軍隊在浙東屢屢戰勝，先配合友軍攻克倭寇盤踞經營多時的巢穴岑港（在今浙江定海西），後又解桃渚（在今浙江臨海東）之圍，追擊並全殲了偷襲海門衛（在今浙江黃巖東）流竄樂清的三千倭寇。當時主持浙江剿倭軍事的總督胡宗憲發現他是個不可多得的將才，同意他編練新軍。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戚繼光在義烏招募礦工、農民三千多人，開始訓練新兵。由於這支新軍由淳樸勇敢的勞動人民組成，具有殺倭寇、保家鄉的決心，經過一段時間的嚴格訓練和實戰考驗，很快就成爲紀律嚴明、作戰英勇的勁旅，在台州境內九戰九捷，殲敵六千，人們稱之爲戚家軍。戚家軍後擴編爲六千人，威名遠揚，成爲浙東海防的保障。浙江倭患基本平息以後，戚繼光率領戚家軍進入福建作戰，從嘉靖四十一年到四十三年（一五六二——一五六四），連克倭巢，收復失地，先後在橫嶼（在今福建寧德東）、牛田（在今福建福清東）、林墩、平海衛（在今福建莆田東）、仙游、王倉坪（在今福建同安境）、蔡丕嶺（在今福建漳浦境）等地大敗倭寇，殲敵逾萬，把倭寇逐出福建，戚繼光也因功

累升福建總兵。當時稱「自東南用兵以來，軍威未有如此之震，軍功未有如此之奇者」（譚綸請功疏中語）。兩年後，又會同俞大猷剿平廣東倭寇。戚家軍轉戰浙閩粵三省，是平倭戰事中的一支主力部隊，戚繼光深受人民愛戴，「所在畫像立祠，春秋俎豆，至有感而泣下者」（葉向高請戚繼光蔭謚疏）。後戚繼光奉調北上，負責訓練防禦韃靼的長城邊兵。隆慶二年（一五六八），受命總理薊州、昌平、遼東、保定邊務，節制四鎮，後又兼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總兵官。在首相張居正的支持下，他主持京北一綫防務達十五年之久，修邊牆，置火器，整頓軍備，精心練兵，對鞏固北方邊防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張居正死後，他受到朝臣的猜忌，屢被攻訐，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南調廣東總兵，悵悵失意，兩年後即稱病辭職，回到登州老家。晚境寂寞淒涼，到萬曆十五年（一五八七）冬，在貧病交迫中去世。作爲一個抗禦外敵的民族英雄和傑出的軍事家，他是值得後人尊崇和懷念的。

戚繼光不僅善戰，而且能文。他除了有詩文集止堂集傳世外，還寫了兩部軍事著作，即總結浙江禦倭戰爭經驗的紀效新書和總結訓練北方邊兵經驗的練兵實紀。其中以紀效新書最爲著名。

紀效新書成書於萬曆三十九年至四十年（一五六一——一五六二）間，全書正文十八篇，分別爲束伍、緊要操敵號令、簡明條款、臨陣連坐軍法、諭兵緊要禁令、教官兵法、令禁約、比較武藝賞罰、行營野營、軍令禁約、操練營陣旗鼓、出征起程、在途行營、長兵短用說、藤牌總說、短兵長用說、射法、拳經捷要、布城諸器圖說、旌旗金鼓圖說、守哨、治水兵。這是戚繼光治軍作戰的經驗總結，也是戚家軍的條令彙

編。正文之前另列卷首，首先全文逐錄他的兩篇申請練兵的公移，說明創練一支新軍的必要性，又有一篇紀效或問，用主客問答、反覆辯難的形式，從理論上闡述了自己的一些軍事觀點，杜塞意圖牽掣的反對者的藉口。

紀效新書是我國軍事學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一方面繼承並發展了自孫子以來我國古兵書中歷來強調的軍事原則，另一方面又結合當時的形勢，致力於創造新的具有實用意義的戰術，用來指導正在進行之中的禦倭戰爭。正如戚繼光在自序中所說的那樣：「夫曰『紀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書』，所以明其出於法而非泥於法，合時措之宜也。」可以這樣說，紀效新書有以下兩個顯著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閱歷有驗，切於實用。戚繼光既反對把古兵法看作不合時宜的筌蹄之具，也反對食古不化，死守古兵法的教條。他主張練兵、用兵應明瞭「地方風氣不同，人之情性各異」，對古兵法要「因其所明，通其所蔽」，根據敵情的變化，地形的變化，士氣的消長，「因敵轉化，因變用權，因人異施，因情措法」（紀效或問）。書中再三強調的鴛鴦陣法，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鴛鴦陣是一種步兵小隊戰鬥隊形，由十二人組成，隊長一人任指揮之職，兩個牌手居前，作為全隊屏障，其後兩人執狼筓（連枝帶葉的大毛竹），保護牌手，兼顧攻防，再後四人持長鎗作為攻擊主力，最後兩人執短兵護衛鎗手，警戒側翼，另有火夫一人。全隊十二人是一個有機的作戰集體，職責分明，同賞同罰。這種陣形又可根據需要臨時變化。戚繼光創立鴛鴦陣作為步兵小隊的基本作戰隊形，是考慮到南方的地形條件和倭寇的作戰特點，「因浙江一方

之地形，倭賊出沒之情狀（紀效或問），而「間長短兵夾鎗而進」，可以「掎角互用，攻距擊刺互用」（汪道昆孟諸戚公墓誌銘）。這一創造性的戰術隊形在實戰中大收成效。書中又認爲練兵不能徒飾美觀，不能用「花鎗花刀花棍花叉」等無益實戰的「虛花法」，指出：「開大陣，對大敵，比場中校藝、擒捕小賊不同。堂堂之陣，千百人列隊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叢鎗戳來，叢鎗戳去，亂刀砍來，亂殺還他，只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跳動？一人回頭，大衆同疑，一人轉移寸步，大衆亦要奪心，焉能容得或進或退？平日十分武藝，臨時用得五分出，亦可成功，用得八分，天下無敵，未有臨陣用盡十分本事，而能從容活潑者也。」（紀效或問）不講形式，但求實效，「可謂深明形勢，不爲韜略之陳言」（四庫全書紀效新書提要）。全書處處貫串着這種務實精神，所敘種種，都曾經經驗之校藝行陣，證明有效，對當時的禦倭戰爭具有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第二個特點是具體詳明，淺近易懂。戚繼光熟讀孫子兵法，他認爲：「孫武之書，綱領精微莫加矣，第於下手詳細節目，則無一及焉。猶禪家所謂上乘之教也，下學者何由以措？」（紀效新書自序）有鑒於此，紀效新書特別重視易於着手的「詳細節目」，內容從募兵要求、編伍辦法、軍法禁約、各種操典、作戰號令到武器裝備、後勤管理、內務條令等，無所不包，除一一用文字詳加說明外，又附圖二百五十多幅，使一般將士都觀之而能習，習之而能用。考慮到當時的士兵和中下級軍官文化水平都不高，全書不用古兵書中經常出現的那些籠統奧妙的概念，文字也不加潤飾，有些地方甚至率如口語，使不識字的士兵也一聽就懂，耳熟能詳。

此外，書中關於官兵關係和軍民關係的論述也值得注意。戚繼光認為將領要建立自己的威信，除了賞罰嚴明外，必須關心士兵，與他們同甘共苦：「或親執湯藥以調下卒，或同勞苦以共跋涉，或夜宿隊伍之中，或出其私積之物。雖士卒一尺之器，亦親經校驗，而身先習之，為諸士倡。夜無終寢之席，日無不吐之哺。」所謂身先士卒者，非獨臨陣身先，件件苦處要當身先。所謂同滋味者，非獨患難時同滋味，平處時亦要同滋味。（紀效或問）他諄諄告誡部下要愛護百姓，以保衛百姓的生命財產為己任，指出「兵是殺賊的東西，賊是殺百姓的東西」，只要軍隊能勇敢作戰，痛剿倭寇，而又遵紀守法，不擾害百姓，那就必然會得到百姓的擁護。他還對士兵說：「凡你們當兵之日，雖刮風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這銀分毫都是官府徵派你地方百姓辦納來的。你在家那箇不是耕種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種田時辦納的苦楚艱難，即當思今日食銀容易，又不用耕種擔作。養了一年，不過望你一二陣殺勝，你不肯殺賊保障他，養你何用？」（禁令篇）當然，戚繼光關於官兵關係和軍民關係的論述仍不免有其階級的和歷史的局限，但一個封建時代的將領能有這樣的觀點並身體力行，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

正因為紀效新書不僅從理論上豐富了古代軍事學的內容，而且具有指導禦倭戰爭的實踐意義，而以紀效新書為教本訓練出來的戚家軍又在實戰中顯示了強大的戰鬥力，所以它一經問世，就得到了高度的評價。文名滿天下的王世貞為之作序，稱讚它「精者探無間，操無形，若莊生之談要眇。粗者教技擊，按營壘，分水布陸，纖悉條備，若陶朱公之治生。其明賞罰，定章程，刻覈斷斷，若韓非之論難。刺見

寇隱，出神入鬼，若季主、君平之前知」。各級將領更是奉爲秘本，「凡有兵寄者莫不宗之」（李承勛紀效新書後跋）。這是一部重要的軍事歷史文獻，到今天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現把它整理出版，相信會對研究中國古代軍事史和明史的讀者提供一些方便。

紀效新書的版本情況比較複雜。據戚繼光死後其子戚祚國等所編戚少保年譜著編，此書共十四卷，但作於戚繼光生前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的王世貞戚將軍紀效新書序則說有十八卷。可能定稿本爲十八卷，另有初稿本或改編本爲十四卷。今存諸本時代最早的爲隆慶三年（一五六九）所刊，原書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國內不得見。北京圖書館現藏有鄭振鐸舊藏兩種明刻本，一爲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李承勛所刊十四卷本，此本篇目與年譜所敘頗有出入，且又混有戚繼光另一部軍事著作練兵實紀的部份內容，當非原本之舊，另一爲十八卷本，已失序跋，從其不謹避明室帝諱這一點來看，時代當不晚於萬曆。清刻本爲數甚多，都作十八卷。鄭振鐸舊藏明十八卷本卷首及正文均無缺頁，有些文字和附圖，其他各本全都脫漏，而此本獨全，可以說是國內所見最好的本子。這次標點整理紀效新書，即以此爲底本，通校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的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清嘉慶十年張海鵬刻照曠閣本、清道光二十一年朱壽昌刻本和清道光二十三年許乃釗刻本，並參校明萬曆十六年李承勛所刻十四卷本。凡有刪補改移或見重要異文，均出校記，附於本卷之末。本書附圖較多，但鄭振鐸舊藏明十八卷本紙質發脆，紙色變黃，墨綫不清，且有蟲蝕，不便複製，因除將個別僅見此本的附圖摹印複製外，大多改取圖形清晰的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書末附王世貞戚將軍紀效新書序、明史戚繼光傳、四庫全書紀效新書提要，以供讀者參考。

盛冬鈴 一九八六年九月

自序

天下之事難者多矣，至于兵則難之尤者也。世有視弓馬爲末藝，等行伍爲愚民者，是豈知本之論哉！黃帝之法，根于幾微，湯武之兵，本諸仁義。幾微之所由起，仁義之所從出，在于吾心。是故迹至粗也，而用至神也。然則兵豈細故哉！愚嘗讀孫武書，歎曰：「兵法其武庫乎？用兵者其取諸庫之器乎？兵法其藥肆乎？用兵者其取肆之材乎？」及讀諸將傳，又悟曰：「此固善握器而妙用材者乎？學者欲求下手着實工夫之門，莫踰于此。」數年間，予承乏浙東，乃知孫武之法，綱領精微莫加矣，第于下手詳細節目，則無一及焉。猶禪家所謂上乘之教也，下學者何由以措？于是乃集所練士卒條目，自選畎畝民丁，以至號令、戰法、行營、武藝、守哨、水戰，間擇其實用有效者，分別教練先後次第之，各爲一卷，以誨諸三軍，俾習焉。顧苦于繕寫之難也，爰授梓人，客爲題曰「紀效新書」。夫曰「紀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書」，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時措之宜也。嘗驗之技藝行陣，特其練中之一事耳，然精微極于無聲無臭而小不能破，放之格天地動鬼神而大不能踰者，乃躬行心得之學，至誠無僞之道，自非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造詣，其孰能與此？

是故根之于性，發之以誠，令民與上同意，如是而終日乾乾，時無滿假，功愈盛而心愈下，道愈行而守愈密，則固之不以城郭，居之不以宅室，藏之胸臆而三軍服者，此古之賢將也。繼光則豈敢，惟旦夕淬礪，庶幾無負今日之言。遂爲敘。定遠戚繼光撰。

紀效新書目錄

自序	一	諭兵緊要禁令篇第四	四七
卷之首		卷之五	
任臨觀請創立兵營公移	一	教官兵法令禁約篇第五	五二
新任台金嚴請任事公移	四	卷之六	
紀效或問	六	比較武藝賞罰篇第六	五六
卷之一		卷之七	
東伍篇第一	二三	行營野營軍令禁約篇第七	六四
卷之二		卷之八	
緊要操敵號令簡明條款篇第二	三六	操練營陣旗鼓篇第八	七四
卷之三		卷之九	
臨陣連坐軍法篇第三	四二	出征起程在途行營篇第九	一〇五
卷之四		卷之十	

長兵短用說篇第十…………… 二二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一

旌旗金鼓圖說篇第十六…………… 一八九

藤牌總說篇第十一…………… 二二四

卷之十七

卷之十二

守哨篇第十七…………… 二二三

短兵長用說篇第十二…………… 二二三

卷之十八

卷之十三

治水兵篇第十八…………… 二二九

射法篇第十三…………… 二六〇

附錄

卷之十四

王世貞戚將軍紀效新書序…………… 二六七

拳經捷要篇第十四…………… 二六五

明史戚繼光傳…………… 二六九

卷之十五

四庫全書紀效新書提要…………… 二七六

布城諸器圖說篇第十五…………… 二七一

紀效新書卷之首

任臨觀請創立兵營公移

分守浙江寧紹台等處地方參將、署都指揮僉事戚繼光，呈爲處練陸兵，以便圖報事：竊照卑職一介武夫，叨承祖蔭，驅馳北塞，艱苦數年，是以犬馬衷誠，謬蒙剡薦。方面再遷，涓埃未効，尸位之慚，徒極俯仰。再叨前職，水陸兼司，陸戰尤切，但情俗異宜，只得勉奮，至於身先士卒，臨敵忘身。職雖武愚，少所素講，又況世荷豢養之恩，正犬馬効力之日，且進有廕贈之榮，退有典刑之及，豈敢偷生。但設使本職統有節制敢戰之兵，經練素孚之卒，一鼓齊進，血戰抵敵，我雖創艾，賊亦破膽。如此，則設有不虞，實所甘心，願膏草野，以圖補報。惟恐卽今既無堪戰練制之士，若不呈鳴，預處教訓，必待有事，仍如目前流寄雜兵，以塞燃眉之責，兵將睽違，虛聲冗衆，士心未附，軍令不知，及或借取福廣船內水兵，驅之陸戰，數里以前，望賊奔潰，聞風破膽，雖有武勇數人，并爲遮擁，而使本職孤身赴敵，効死職分，更於地方何益？殊增賊勢猖狂，以貽羞笑。本職承命以來，旦夕兢惕，興思及此，無任

憂惶。況兩浙數年軍書警報，並無一日之停，武官兵卒，俱涉經年之戰。縱有練兵之志，亦無可乘之時。幸今大寇就戮，萬里廓清，本職何緣遭逢此暇，籍隙爲備。但去來年風汛，僅有三二月之日，尤該將官惜力分陰之際。再照水陸之兵，險易不同，戰鬪之間，利害尤別。其水戰固爲不易，至於陸戰，鋒刃既合，身手相接，彼死則此生，勢不俱存。又況浙兵俱係赤體赴敵，身無甲冑之蔽，而當慣戰必死之寇，手無素習之藝，而較精鈔熟巧之技。行無齋裹，食無炊爨，戰無號令，圍無營壁，窮追遠襲，必寄食於旅店，對巢拒守，必夜旋於城郭，而在今不得不然也。爲今之計，必隊設火頭行鍋，負之以隨軍，身帶乾糧齋裹，備之以炊爨，兵有營壁器具，立之以相持，宿飽于野，庶爲有制。故本職意以必用先創營壁之法，退則後有可恃以更番，進則對壘可恃以無虞。或又謂方今寇至不時，急求目前之用，而必待從容創練營伍，緩不濟事，誠似迂談。殊不知三年之艾，不蓄不得，而殺賊練兵，可以並行不悖。除將見在倭寇一面照常督集官兵戰勦，一面統集新兵，或儲器教藝練營。待教練有成，即可期實用矣。至於臨敵制變，防詐設奇，在將自出，難以逆計。及照本職本以一將之官，故所思不出三千之法，寧言粗鄙而有遺漏，欲求實效，不敢粉飾而繁辭章，徒事虛文。謹將創制營規缺欠該備器械逐一開載外，查得接管前官任內，並無交代水陸堪戰堪教兵士，欲行未便。伏覩平倭疏內一欸：「總、參等官詳計某府縣、某衛所應用防守若干名，某港、某寨應用守禦